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持彩练当空舞——来自江苏三十年的报告:1978~2008.第2卷/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作家协会编.—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5399-2995-8

I.谁… II.①江…②江… III.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5479号

- 书 名 谁持彩练当空舞——来自江苏三十年的报告
编 者 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 王宏波 王昕宁
责任校对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640 千字
印 张 110.75
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995-8
定 价 108.00 元(三卷四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编委会名单

(第二卷)

主 任	杨新力		
副 主 任	梁 勇	王臻中	范小青
	赵本夫	张王飞	
编 委	丁 帆	毕飞宇	李朝润
	黄毓璜	汪 政	王稼句
主 编	范小青		
副 主 编	毕飞宇	王稼句	
本卷编选	徐晓华		
编 务	周 韞		

目 录

昆山之路(节选)	杨守松	(001)
太湖作证	丁仁耀	(022)
常熟的中国第一	陈培元	(029)
兰陵潮	张戩炜	(047)
白色世界,红色世界	何秋生	(067)
七彩吴东	朱子南	(087)
一个留下深深足迹的人	肖 人	(120)
春天交响曲	陈 扬	(133)
无限风光	陈惠方	(149)
走向辉煌	咎金龙 徐胜民 肖俊志	(177)
留得真趣在人间	赵 践	(200)
无锡城的洋老板	任智民	(231)
龙山,静静孕育着辉煌	郜志坚	(247)
东方大港梦(节选)	张文宝 蒯 天	(278)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姚 琦 韩宇可	(294)
阿兴其人	叶正亭	(314)
向着光明歌唱	李明锦	(328)
从田野走向五洲四海	张晏斌 吴永生	(333)
大运河	吴志峰	(343)
岗位,就在这里(节选)	肖俊志 傅连理 王 建	(361)
轮椅上的春天	田怀亮	(386)
南通:群起效仿“莫文隋”	顾勇华 龚永泉 徐爱民	(397)
普通水工	沙 黑	(404)
敬礼!南京城墙	冯亦同	(410)
她 们	梁 晴	(420)

昆山之路(节选)

杨守松

国务院已经批准十四个经济技术开发区。

昆山有个自费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批”开发区每平方公里基础设施用一点二亿元，昆山开发区用一千二百万元，为“国批”的十分之一。

1989年，昆山开发区工业产值五点零七亿元，把它和“国批”的十四个开发区放在一起排座次，昆山名列第三，仅次于广州和上海。

同年，某省两个“国批”开发区上交国家的税收分别为二百万元和三百万元，而昆山却有九百万元……

开发区的总指挥叫吴克铨。

开 头(之一)

中国是一个梦。

一个绚丽多彩而又变幻莫测的梦。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顺势而入。从此中国便做起了社会主义的梦。三十多年以后，五百年故都北京在一夜之间，所有的城门钥匙都换了主人，共和国国旗在二十八响礼炮声中，向着蔚蓝的天空冉冉升起。

又过了四十年，北京风波骤起，东欧局势如雪山崩，于是，中国梦变得沉重，也变得空前的艰难……

开 头(之二)

1968年最后一天，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把我从火车站拉进了破旧的小

城。低矮的屋檐，窄窄的街路，随处可见歪斜的马桶刷子和飘零的裤裆片；冬日的太阳只是象征性地划了半个圆便匆匆归去了——六点不到，小城便寂寞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我就到城东的西河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城边上也有不少草屋。全县有好几万户。

这就是“天堂”。这也叫“天堂”？

“穷土恶水血吸虫”。一位县委书记对苏州的昆山作了这个形象的概括。

忽然间这一切都飘逝了消失了。老城焕然一新，新区拔地而起。西河村的草棚变成了瓦屋，变成了楼房，又变成了厂房和办公楼。五十四米宽的马路横穿腹部，几十家企业魔幻一般相继出现。冰箱彩电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录像机也正在悄然潜入农户……城乡处处欢声笑语，车水马龙；一年四季商贾云集，游人如织……

过去说，“小昆山”、“小六子”，现在改了，叫“小上海”、“小蛇口”……

不是天堂，但可与天堂媲美。

这一切，都是和开发区紧紧联在一起的。

吴中小康谁为最？请看昆山开发区。

开 头(之三)

我和他的驾驶员一起喝酒。假如他也在，我一定会敬他一杯，尽管我知道他是滴酒不沾的。事实上我也不会喝酒……

我曾经做过他的秘书，只是连我自己也无法相信的是，近十年来，我和他说话的时间统统加起来也不到一分钟。关于他，我从来没想到要说点什么或写点什么。但此时此刻，我却急于想见到他并且想到应该说点什么也写点什么。这种强烈的欲望全是因为他的“退”而触发的。是的，他要退了。消息比较可靠。而且是“一步到位”。一退到底。这原是他的本意。他想退下来，静心地理一理自己的经济思路，写出来，供作人们参考。而我却感到他退得太匆忙，因为我忽然想到他的可贵他的了不起。我甚至妄想和他讨论一下社会主义这个大题目——凭直觉，他是有

自己见解的。他一直在做。做的人最有发言权。

借着酒力，我找到了他的家。因为坦诚，只几分钟，我们便各自理解了对方。

第一章 借东风催开花千树

大上海旁边有个小昆山。

昆山虽小，每年却能卖几亿斤商品粮。“田多劳少，产量不高，贡献不小，分配蛮好。”这是流传全县的口头禅。自给自足也自满自足。小昆山小实惠，也见出明显的小家子气。

忽然有一天，小昆山发现周围的世界大热闹也大变样了。江阴、无锡的乡镇企业突飞猛进。张家港、常熟也急起直追。唯独昆山自得其乐，慢悠悠稳坐钓鱼台……

1984年，姗姗来迟的春风例行公事一般给昆山抹了些许绿意，与往昔不同的倒是给年过半百的吴克铨捎来了一顶“县长”的乌纱。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代。改革开放搅动了五千余年沉睡的土地，蕴藏在十一亿人血液里的一切善和恶，一切积极性和消极性，都释放出来了。国土热火朝天，国人眼花缭乱，国家日新月异……

无论如何，历史前进，昆山也前进，只是一个严峻的现实是：昆山比人家慢了一步。

一步慢，步步脱节。无锡、江阴靠的是下放工人的机遇，张家港、常熟靠的是插队青年的机遇，而且，他们都曾享受过税收上的优惠——这一切，昆山都没有了！

然而，吴克铨却要上。昆山是顾炎武的家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有气节也有气势的名句，昆山无人不知。昆山人不会自甘落后……

可是昆山缺资金、缺技术、缺设备、缺人才、缺管理经验。

“缺”是事实，“上”只是一个美丽的梦。

他从梦境中面对现实，去找老书记，去找本地的工业行家，也去找满天飞的采购员……

渐渐地,他脑子里出来了一个思路:昆山缺的,东面的邻居上海都有。能不能借一下“东风”,能不能和上海攀个亲?当然不是白借,当然也不是两手空空地巴结。昆山也有自己的优势:地理位置好,交通方便;土地多水面多,农副产品开发潜力大;劳动力多,而且廉价。这三个“优”,正好是上海三个“缺”。不是讲“优化组合”吗?昆山和上海“组合”一下可不可以?

这里有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常识。生活本身就是加减乘除,就看你怎么做或者怎么“组合”。 $1+1$,可能是2,可能是0,也可能是3或4或其他。“加”得好,可以有“乘”的效益,反之,则可能是“减”或“除”的结果。

所以,他反复宣传 $1+1\neq 2$ 的道理,作为借“东风”、横向联合的一个“理论依据”。早在1983年,他做副县长时,就竭力促成了昆山印刷厂和上海少儿出版社联营建成了全国第一家儿童印刷厂。当时,他还开玩笑地对分管工业的副县长说:我把你的权夺过来了。

毕竟是副县长,他不可能放开手。

现在可以了,他要按照自己的思路借“东风”,来设计昆山的经济了。

不准“自由恋爱”

万事开头难。诸葛亮借东风,靠的是“天意”。吴克铨借“东风”,却只能靠人为。

纺织厂的联营一开始便是有意识的选择。

这是1958年大跃进的一个产物,可惜的是,二十多年以后,它仍然破败不已。有人说它最要好的朋友是税务官,因为它是靠免税才勉强维持着的。纺工部一个部长看过后说:“没有想到,国内还有这样落后的工厂。希望抓紧技术改造,但最好能保留一块,作为纺织工业的一个文物……”

为了使这个“文物”进入现代文明,吴克铨想到了龚兆源。龚是昆山人,夫妻两个都是地下党党员。他肯定会为建设家乡出力的!

乌鲁木齐路。上海市经委顾问龚兆源家中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他是个热心人,退线后在家也没一天真的清闲过,常有家乡的人来找他办

这办那，他看到自己和妻子还有许多共产党人冒着生命危险为之奋斗的故乡，至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心里总不是滋味，但他又十分清楚，解决点紧缺物资什么的只能救急而不能救穷，现在家乡的父母官来找他，一杯茶喝出了味道：这一回，家乡可以“上路”了！

与此同时，县工业二局的顾品元也和上海二纺机的厂长严永生联系上了。

严是个有知识有眼光的企业家，但同时他也清楚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从一般人的想法来说，上海和昆山风马牛不相及，双方怎么可能共同去搞一个企业什么的？所以他既感到昆山人能提出这个意向是个大胆的创造，但又怕条条框框紧箍着，即便开了花也不能结果。所以开头的接触是艰难的。

吴克铨心中清楚：这个世界高喊改革但改革究竟是怎么回事，很多人都心中无数。于是无数个改革者只好摸着石头过河。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喝一口水就轻松地到达彼岸。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他说，不管怎么样，还要谈……

后来，吴克铨又想到了钱一平。钱是烈士遗孤，周恩来总理把他收养长大。这时他在上海担任经济协作办公室副主任。吴克铨毫无保留地向他介绍了纺织厂的情况，提出了合作的意向。钱对吴的想法十分赞赏，表示一定尽力搞好这个协作项目。

再说龚兆源，他和吴克铨一起，亲自出马，跑到金山石油化工总厂，请他们提供切片。石化厂和昆山初次签约时，同意给三百吨。后来吴克铨把钱一平请到昆山来看。钱对这一行熟悉，他说，“老吴，三百吨肯定不赚钱！”吴克铨心想，就是要你说这句话，就问：“那你看怎么办？”钱一平快人快语：“这事你别说，我去找他们！”

果然，钱去找一个厂长，批评说：这样搞，怎么能赢利？对方知道瞒不了他，就说：三百吨只能“开伙”罢了。钱说：再给三百吨备用设备好不好？对方笑了：钱主任的话，我敢不听？吴克铨又抓住这个机会提出，再搞三百吨零部件……就这样，一下子搞了一千吨！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龚兆源几度重操“旧业”，做起了秘密的“地下工作”，所不同的只是，过去是为了政治上的解放，现在是为了经

济上的开放；过去的斗争对象是腐朽的国民党反动派，现在的“对象”则是我们自己政策中某些保守僵化的条文。

终于，由吴克铨和龚兆源在龚老家中秘密磋商、逐字推敲修改的协议，拿到谈判桌上半公开地进行讨论了。

1981年12月21日，上海二纺机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涤纶一厂和昆山工业二局正式草签了一份叫做“关于协作建设纺丝机实验工场的协议”。

不知读者有没有注意到，这里面的字眼是极为考究的。首先是“协作”，一个宽泛的笼统的概念，谁都可以接受；接着，是“实验”，不仅原则，而且冠冕堂皇；又曰“工场”，不是工厂，小工场小作坊，一点也不引人注目；最后，是“协议”，谦虚且得体，够谨慎的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份至今仍被细心地保存着的协议，也还是关关受阻，寸步难行——

跑到苏州：上海是省级市，我批昆山市的企业可以，上海一方，我哪有权批？

到南京：江苏还没有跨省市协作办工厂（工场就是工厂，这个“阴谋”被戳穿了）的先例，你和上海一起搞，那你就到上海去批吧！

到上海：好哇，上海人不为上海办事，你跑到江苏去办什么“工场”？还有，我上海怎么好批你江苏的企业呢？即便批了，我也拿不到（部里的）计划。

完全是自由恋爱。各自看中了，却没有地方领“结婚证”。

当时有句话说：“不准东张西望。”

这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指令。

中国的事往往就是有的人喜欢简单地给经济加上政治的色彩，以至本来并不复杂的事情也弄得乱麻一般没头没绪。

吴克铨是个经济型的人才。搞经济不可能离开市场，所以不可能不“东张西望”。小小一个昆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前进。

他说，上海不行，南京不行，我们跑跑北京好不好？于是他们多次北上，到纺工部找处长、找司长、找部长……

现在说来有些不可想像的一个事实是，从签订协议到批准项目，经

过了整整两年还多的时间！

就在这个项目开始实施的时候，吴克铨担任了县长；也正是纺织厂还有儿童印刷厂、水泥厂的实践，使他逐步形成了一个概念，找到了一种依托，寻思出来一条适合昆山实际的发展经济的路子；于是，他和县委书记蔡长林还有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汪国兴等人一起，规划了一个梦一般的蓝图——

昆山要上十四个五百万元以上的重点项目，总投资一点五亿元。

国务院批准了十四个沿海经济开发区，昆山不是开发区，但要上十四个重点项目。

这是真的吗？

真的。

“吃大亏者”言

我们的人民从来不拒绝改革，但对改革又往往存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中国是一个农民的汪洋大海。聪明和愚昧、勤劳和懒散、伟大和渺小……这些都绝妙在统一着。把握住这一点是一门艺术。只看一面，非左即右，或太快或太慢。其实，中国的事情是不可不急、不可太急、不可不改革、也不能“一步到位”一口吃出个“社会主义”来的。

昆山人也是矛盾的。既羡慕大上海的繁华，又嫉妒他们的“阔绰”——“高工资”的上海“阿拉”到昆山喜欢到市场“抢购”，有时会不问价钱只说一句“我全要了”！“东风”温柔，“东风”也有“刺”；“东风”“富贵”，“东风”也使人（特别是拎菜篮子的市民）反感。

现在吴克铨却要依托上海的优势来发展昆山的经济——和“阿拉”结为好友，把“阿拉”们一批一批地请到昆山来待为座上客！

于是有些人就表现出一种情绪，说上海人太精，和他们打交道要吃亏。

他说，吃亏不吃亏，就如怕上海人来了会抬高物价一样，这笔账，看你怎么算？

其实，首先感到“吃亏”的不是昆山，而是上海。

说一个很有一些传奇色彩的小故事。

一次，吴克铨到北京去，拜访国务院副秘书长顾明，顾明是昆山人，一来一去，熟悉了。顾明很看重吴克铨清醒独特的经济思路和务实精神。有一回，他们一起在飞机场。就在机场候机室，顾明提到，上海金星电视机厂引进设备他出了不少力。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吴克铨马上接过话说：秘书长能不能写个便条，我去找他们认识一下，有可能，在我们昆山办个分厂。顾明热心，当即就在飞机场的候机室里写了封信，让吴克铨去找金星电视机厂的厂长柯正本。

好事多磨。厂长态度很积极，但也有人认为大厂和小县联营是降低身份，要吃大亏。不过他们又碍于顾明的面子，不好明确拒绝。吴克铨并不灰心，一连跑了四五趟上海，反反复复，后来才勉强有了个协议。好在柯厂长看得远，他认为扩厂势在必行，而昆山最具建分厂的条件，他力排众议，不改初衷。

最后一次，吴克铨在他的小会议室里，为协议的草签，一直商量到夜里十一点多钟。

上海方面理顺了，昆山自己又感到“吃亏”了。

吴克铨却开宗明义，公开宣称：就是要让投资者赚钱！

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是：没有好处，上海跑到你昆山来干什么？

推而广之，一切横向的联营，所有国内外的投资者，都是冲着有钱可赚有利可图才来的。

我们可以说，所有的“开发”都是“双向”的——你“开发”我，我也“开发”你，你利用我的土地和劳力等等，我利用你的技术和设备等等，这就叫做双向开发，双方得益。

只想自己赚，只考虑自己的好处；对方只可“奉献”，只有“义务”，一看人家有赚头或赚多了一点了就眼红就咬紧牙关憋足了劲死不肯签约，这表面上看来是“精”，是“聪明”，是“原则性强”，实质上，这倒是最狭隘最可怜最没出息的小家子气，到底，也是真正的吃亏者。

建分厂，要给上海一次性技术转让费十五万元，生产每台黑白电视机再给商标费十五元。

有些人就喊“吃亏”了，说这是“不平等条约”。

吴克铨说，技术就是金钱，人家的技术凭什么要无偿送给你昆山？昆山自己生产的电视机用自己的商标拿出去卖，人家买你昆山牌的还是买上海金星牌的？就是多花五十块一百块也还是要买金星……这就是竞争。金星的牌子打出来了。名牌本身就是金钱。

昆山要用金星的牌子，就必须用金星的技术来武装自己，这本身也是一种促进，一次飞跃。

竞争是平等的。之所以感到“不平等”，是因为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竞争。

事实上，或者说是本质上，只有竞争才有平等。有多少竞争就有多少平等，没有竞争就没有平等。

自然界如此，社会上，也一样。

商品（产品）的竞争是不讲温情的。它只有一句话：优胜劣汰，不叫你死我活至少也可以说是你上我下。

什么叫做吃亏？跳出谈判双方，看全局，看大局，生产发展了，经济上去了，全社会都有好处，谈不上谁吃亏。

有时候，在某个特定的情况下，“不平等条约”体现的倒是真平等，大平等！

干大事业者不仅能吃小亏，还要敢于吃大亏！

就是说，要在“不平等”里看到平等，要在“吃亏”里面看到便宜。

不然，怎么可能做到起步晚而起点高？

他的胆识他的眼力他的干大事业的大将风度，一开始就咄咄逼人，并且始终表现出一种不同凡响的既超前又实在的意识。

孤独的父母官

十四个重点项目在全县城乡铺开了，那声音那阵势那气氛那劲头，真有些像南泥湾大生产，又有些像五十年代的合作化。

这是一片波滚浪翻喧腾咆哮的土地。几天之前，还是沟渠纵横青黄相间的田野，现在，它已经成为金星电视机厂昆山分厂的基建工地。

他站在这片新旧交替的土地上，脸上露出一一种创造者的笑容。

然而，总是有人不高兴，总是有人不理解，当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宏观

控制的旋风刮下来的时候，由于某些人错误的理解，金星电视机厂昆山分厂的筹建工作很快陷入困境，于是矛盾的焦点又一次集中到吴克铨身上。

一下子铺那么多摊子，是不是好大喜功，是不是头脑发热？

好社会主义之“大”，喜改革开放之“功”，这一点，他不否认。他始终觉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欠人民的太多太多，只要有机会，有可能，他就要为人民建功立业，作出最大的奉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好大喜功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太少了！

头脑发热？他觉得有些好笑。1947年他十五岁就到银行做练习生，解放后始终在经济战线上南征北战，从无锡到上海，从广州到武汉，从国家计委到河西走廊再到“五七”干校的红旗窑厂……正面的反面的，酸的甜的苦的辣的，一切的一切都告诉他：无论如何不能再搞政治运动，无论如何不能再用搞政治运动的那一套来搞经济建设。正是在把握这个基本点的前提下，他苦苦地寻觅出“东张西望”、“横向联合”的路子，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才确定了十四个重点建设项目。难道这就是“发热”？难道别的方面别的地方有些热了失控了，所以昆山也就一定是热了失控了？难道宏观上失控，所有的微观就都一样失控了？难道宏观上失控的苦果非得要所有的“微观”一起来品尝吗？难道我们讲了几十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任何事情都不要一刀切，结果却总是没做好，到了这一次，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改革开放中宏观控制的时候，又要切一刀了吗？

不是不是，这绝不是中南海的意思！

但是但是，这总是一个无形的束缚无形的禁锢。

他是县长，是父母官，然而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他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顾虑，也不可能没有他的苦闷、他的孤独与彷徨！

白夜。黑昼。世界的迷离混沌和倒错反差，无情地搅乱了他的思绪也搅碎了他的心。他居然找不到一个说话的地方——当然只是一个很短的过程。他生出来一种少有的孤独感。这使他在家里不开心影响了妻子的情绪，也在外面不开心，有时竟会莫名其妙地激动得脸红脖子粗。好在家里、外面的、做官的、做老百姓的一般也了解他的为人，理解他的

艰难处境，所以谁也不会计较他。越是这样，他越是感到忧心如焚苦闷无比。他真想飞到北京去，和中南海的决策者们作一番理论：宏观失控的责任难道要我这个一县之长承担吗？难道某些人头脑有些发热了，因而使中国这只大船有些倾斜了、有些漏水了，而却要这只船上的所有的操作者、所有的乘客，都同样担负一个“头脑发热”的罪名吗？

唉！只好这么想只好一个人这么自问自答，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没有发展到一个七品芝麻官可以随时和决策者直接对话的地步。那么，和最基层的厂长书记们对话总可以的吧？

阳澄湖畔的巴城镇。古镇旁边正在崛起一个新厂。这是全县十四个重点项目之一，厂长名叫陆大荣，曾经因为两千元的“经济问题”而吃过官司。党委书记沈卫群跑到人事局找方局长又跑到组织部找沈部长，在分析了他的全部历史后提出：此人可不可转干可不可当厂长？可以。又问：可以当一个投资一千五百万元的大厂的厂长吗？也可以。像这样的人还可以入党吗？根据你说的，当然可以。

就是这个厂长，用拼命的精神创造了“巴城速度”：十天一层楼；工程保质保量保速度了，每上一层楼他就扛了一头杀好的猪送到工地犒赏“三军”！

吴克铨来到工地上，明显地感到了一种气氛，一种从群众内心深处发出来的巨大的积极性。

我们的人民永远是可爱的。

人民迫切希望改变现状，他们欢迎并无条件地参加一切改革，只要这个改革能够给他们希望，给他们带来好处。

他问厂长：你这速度是不是“太快”了？

答：要不是下雨，还可以再快一点。

又问：还有没有什么困难？

答：困难是有的，但同县里的比，就算不上什么了——我们别的不能做什么，千方百计把这个项目建成尽快见效，就算是对县委县政府的一种支持……

他紧握住陆的手，说：谢谢！

谢谢全县五十万人民，谢谢全县数千名奋战在社会主义建设第一线

的厂长书记……

第二章 静静地孕育着辉煌

依托上海,借“东风”,摸索出一条横向联合的路子,这是吴克铨艰苦思索冒险实践的重要贡献之一。但生活决不可能也永远不会如作家笔下所描述的那么简单、那么平淡。昆山的路,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我能够采访能够知道的也仅仅是一部分,就是这知道的一小部分,也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全都照实写来。创造者的痛苦无形中转移到了创作者身上。一个人要得到理解是多么的艰难。人与人有许多共通之处,但人与人又绝对地不一样。为了使昆山人民致富,吴克铨把握了改革开放的“大气候”,然后从实际情况出发,殚精竭虑,苦心经营。昆山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走出特色也走出成效来了。社会主义不是乌托邦,就因为千百万共产党人在那里默默地实践和创造。创造就意味着奉献。能够奉献的人是快乐的。于是他只字未提他曾经遭受到的压力,实在避免不了时,也只轻描淡写一句带过。他只是平静地、思路清晰地回忆着过去的岁月……

并非异想天开

就在实行横向联合的同时,吴克铨开始构思另一篇大文章,做起了自费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梦。

这在当时,一般人连想都不敢想。

他不仅想了,而且要做!

金星电视机厂昆山分厂既是他形成开发区思路的契机,又是他最早的也是成功的一个实践。

批准了的开发区,是国家投资的,政策也是特别优惠的。你要我开发吗?那么,拿钱来我用。于是,成千上万、甚至是几个亿的人民币如雪花飘飘可以用车载船装堆成一座小山似的过来了!

昆山自己搞开发区,初步估算,基础设施要几千万元。县里财政少得可怜,吴克铨是两手空空一身“轻”的七品官;至于国家,你不在册,那

只好对不起，一分钱也不好给，优惠政策一条也不能有！这还不是主要的。

要紧的是风险。这里有经济上的，更有政治上的。中国的父母官不好当的原因之一，就是政治气候往往由不得你。到时候会一锅粥煮个烂糊涂，无论什么事都可能上纲上线，一顶帽子就能压得你目瞪口呆。当然现在好多了，中央已经宣布不搞政治运动，但在一些人的潜意识里对“运动”总有些“余恋”，于是在另一些人的潜意识里，就总有些“余悸”。开发区，好大的口气好大的胆子！你的“高速度”已经和中央唱“对台戏”了，难道还要别出心裁自做主张自说自话搞个什么开发区吗？

政治上冒风险，经济上一无所有，居然还想搞什么开发区？

当然，他已经找到了横向联合这条路子，但这还不够。作为昆山经济这一个总的“盘子”，方方面面都是牵扯在一起的。你要“横联”，你就得具备横联的条件；你要“外向”，你就得具备吸引外商外资的动人之处。所以开发区绝不是他“忽发奇想”，更不是心血来潮，一切都是事物本身发展规律逼人产生灵感产生欲望的。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你能不能及时抓住这种契机，敢不敢超前一步作出决策。

这是需要胆识的。

钱从哪里来？不能等，不可能要，也休想靠什么人的施舍。唯一的也是最可靠、最踏实的办法是自力更生——

呵，自力更生，这个从共产党诞生初期就形成的思想，这个我们共产党人反复宣传、演讲了几十年的法宝之一，究竟又有多少人真正地理解，又有多少人实实在在地照办了呢？

建设社会主义只能靠自力更生。社会主义不可能靠恩赐，更不可能依赖谁的支援。输血只能救急而不可能创造一个活灵灵的生命，只有依靠本身的机制增强造血功能，才会有新鲜活泼的生命！

搞开发区，即便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给予少量投资的，也归根结底要靠自力更生，何况，昆山是自己的积极性自己的要求呢？

他相信，过去有不少东西搞错了，但也有很多东西做对了，不能因为错过就把对的也否定了。自力更生难道也不对？自力更生符合中国国情，搞社会主义也离不开自力更生！自力更生永远不会“过时”，自力更

生必须也一定要延伸到现在延伸到将来。

只有自力更生才能给昆山的开发区带来希望。

在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一次开县长办公会议，他系统地谈了自己的设想和打算，又拿到县委常委会上去讨论。他的主张得到了一致认可。

作为一个整体，昆山的领导班子是经得起考验的。在几乎所有的关键问题上，决策层都比较一致，即便有分歧，也能服从大局，服从组织原则。当我们回顾昆山发展的过程时，感到这一点尤为可贵。尽管如此，道路的曲折，创业的艰难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消息传开，有人反对，有人怀疑，风声雨声一阵紧似一阵。吴克铨清楚，这并不是哪一个人故意作梗，它是一种势力，因为中国封建的底子太厚。要改革开放，搞现代化，就不可能不遭到这种势力的抵抗。不过他不在乎。他的好处就在于有自己的性格：对老百姓、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事，一旦看准了就决不放手。

有道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

于是开始选址，开始作多方面的调查和考察。

昆山自己的还有外地的经验和教训给了很多启示。首先在选址上，他果断地否定了在远离城区的地方，也否定了在老城区基础上的方案。远了，基础没有任何可以借用的条件，开发费用必然大大增加；近了，近在老城区，也不行，老城区四万多平方公里，人口早已突破五万，怎么可能在旧址上再建造一个新的开发区？

于是选择县城东部的一片土地。这里紧靠苏沪公路，交通极发达，又和老城区紧紧相连，有不少事可以借助现有的力量，再说，这里已经先有了几个不大的工厂，要发展，也总算有一定的基础……

他把上海的、苏州的和南京的规划专家请了来，一遍遍地考察，一次次地论证。省里还在昆山召开规划论证会给予支持……

沉重的搬迁

规划只是一个梦一种纸上的蓝图，实施却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苦就苦在既要开发而又不可能向上要一分钱（因为是“非法的”，